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六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前言

往行

戒殺

前言附

往行

陶安　徐達　湯和

朱友文　薛祥　馮榮

梁黎　王仁　王恕

許進　王瑞　王暐 附

招撫

前言

丘濬 二則　楊一清　許讚

王守仁 二則　胡世寧　馮琦 二則

于慎行　張一桂

往行

左君弼　司馬軫　楊榮

吳惠　周濟　楊信民

周鑄　盧廷佐　吳愈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六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五

恤軍士

前言

永樂二十年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北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如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奪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陸粲謫爲貴州驛丞有擔夫謠曰擔夫來擔夫來爾何爲者軍當差朝

廷養軍軍殺賊遣作擔夫誰愛惜自從少小被編差垂老奔走何曾息秖今丁壯逃亡盡數十殘兵渾疲憊可憐風雨雪霜時凍餓龍鍾強驅逼手搏麥屑陶水飱頭面垢膩鬆蟣虱高山大嶺坡百盤衣破肩穿無足力三步回頭五步愁密箐深林多虎跡歸來息足未下坡郵亭又報官員過朝亦官員過暮亦官員過貴州都來手掌地焉用官員如許多太平不肯恤戰士一旦緩急將奈何噫吁戲一旦緩急將奈何又邊軍謠曰邊軍苦自恨生身向行伍月支幾斗倉底粟一半沙泥不堪煑盡將易賣便科差顆粒那曾入鍋釜官逋私債還未足又見散粮來糴穀去年糴穀揭瓦償今年瓦盡兼折屋官司積穀為備荒豈知剜肉先成瘡近聞防守婺川賊盡遣丁男行運糧老弱伶仃已不保何況對陣闘刀鎗婉婉嬌兒未離母街頭抱賣供軍裝閭巷哭聲日震地天遠無路聞君王君不見京師養軍三十萬有手何曾捻弓箭太倉有米百不愁飽食且傍句闌遊

王德完曰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殞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

麻山壑屍填河流血赤纍纍白骨滓蔽瞿塘一時崙恐全省鱗顙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遣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毀村落無烟淪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無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踩躪無存者啼飢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矣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復攤在官有騎一站而儎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幫銀至四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各數十匹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死塞路居行蓋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煤紗布帛絮臬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算

近者南川餉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旃然我餉缺乏死者已無生矣神號鬼泣地慘天愁此征討之苦也

王鏊曰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于戰陣恩以結之于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八百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祿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于郊原哭聲遍于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而趨戰乎況遠近驚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愚以爲當此之時朝廷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愚以爲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俸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于此乎愚謂宜輟傳俸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趙公伸曰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聽把門解禁坐戶軍并等役況圖地項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勢

芻粮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于草野主將坐享于垂簾萬萬不相及
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失則去豈能維
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
戰之兵孰若檢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
領馬兩鎭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交替以均勞逸總
隸之于鎭巡各屬之于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
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
令汲水斬草或令鉤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扣
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扞爲腹
心其包納月糧固請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
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
嘯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曰聞之故老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
同大同自頃年鎭巡諸臣失于撫馭致其背逆至于前後所遣問罪之

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猶未嘗不操驅之使戰週來教場鞠爲蓬蒿金鼓棄于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羣起而譟呼帨巾而詬詈昔人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事勢至此豈不可爲痛哭哉此其不可不處無愚智皆知之而莫有爲朝廷言者豈以其事不可處而付之無可如何抑思之而不得其情也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人所賴以爲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誘假按伏以求饜而償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宜推心置腹明行詔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于撫馭至于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朝廷不及悉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

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其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官高大爵所以不少愛卽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孥戮不赦殄滅其家夫生爲國中人死爲國中鬼豈非爾等之所深願孰若事夷狄之人食犬豕之食使妻女爲淫汚宮室被其寢處哉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得仍給銀五兩或三兩以爲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措勊之法力行綜核之政愼選撫鎭守巡之官以譏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爲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舉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古今天下曾有身負不義而可自立于天地之間者哉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嗟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給銀五兩者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可得人二萬若使之

善于撫馭勤于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爲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日侵月削陰虧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智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斯言爲可通矣

往行

夏公原吉嘗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遂徹上供物賜公等且偏賜將士及從狩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上笑曰特爲卿赦之

張鸞字叔祥咸寧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嘗爲監察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從容言便宜事而曰隆慶衛守望官軍例以前半歲給餉于京倉而道遠且費得之甚難臣以爲于本衛倉便長陵衛官軍例摘二百在鎮及賈兒嶺隘口操守以爲老家荒涼貧苦蓋不可言其量給行餉四斗庶幾其有濟焉紫荊關浮圖峪口實禁喉之地也而官軍

月餉乃給取于他處其傳報警急乃又缺馬二者非所以養士禦患之宜也臣以爲于本地置倉給馬五十匹便奏上敬皇帝下戶部兵部議報可

黃公紱嘗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中川飲馬婦以片布遮下體公大慚俯首嘆息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綏特甚大臣巡撫者輒厚自奉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又素忠樸至死無怨言聞公慚嘆軍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公令法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士無妻者比公去延綏有子女拜道傍送之

林公廷玉至廣西詢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名姓椎牛釃酒使緩一日之歡及師還必譴責其無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并賙陣亡之家其一時所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公在諫垣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公乃

上籌邊翊治十策大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
主將冒爲己功或奪之以與私親其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
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蠲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于困
餒故得功者徒爲癡人陣亡者空作寃鬼惟狡猾奔逃乃得兩全無害
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効死夫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士官不如
此臣所以嘆息也爲邊將者若能恩義以培養于平日威信以振起于
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退縮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
頭畜財物以十分爲率有主者四分賞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
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
以充盤費亦由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耳及今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
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

周襄敏公金營巡撫延綏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
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
公愕然因入靜室踟躕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

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尙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緩授之刀使死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也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智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怒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吏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復懇諭以利害衆哭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

周襄敏公金嘗出鎭淮安時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

臣至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于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王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巨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民免于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于是有力焉

王問有聞文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資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嘆曰是何足與語大事哉後卒以僨事戮

林都督椿嘗爲大同副總兵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尙敢他縱乎

栗祁字子登夏津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參政嘗備兵懷隆軍士有訟不裁以文法惟笞而遣之曰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

升斗慊慊苦飢一傳爰書即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于他道吏士戴之

張文毅公栖國曰五開苗叛撫臣募卒討平之或言卒當散遣不且先亂公曰有事用之戰事已奪之餉是趣使亂也會滇南用兵令一將將以行平緬之役卒賴其用

顧公養謙字益卿號冲菴南通州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嘗撫遼東數載大都先簡練士卒而厚恤其飢困遼再遭水患公請開海禁議賑恤及預發餉銀轉天津倉糧賑之所全活甚衆遼餉不時給軍丁率以倍息貸子錢餉至則緣手盡公于市馬時立官市法以其羨八萬餘金別貯先期給軍丁餉至抵補名曰常餉論者謂此法行之數年可省餉銀一歲而繼公者輒撓之法遂罷遼人益思慕公

葛端肅公爲都御史時穆宗即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虛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幸蒙大賚亦欲覈分寸之澤乃因而汰之

是以鉅萬金買怨也傷明主厚恩且生事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

汪尚寶文輝以御史爲寧夏僉事日夜爲籌寧夏利害實關全陝適者士馬疲于援衛之煩民力竭于賦役之重上之人猶一切按陳談謂其地饒魚鹽粟米爲塞上江南莫之軫恤居民大困多竄匿時時爲幕府言強邊之策莫若恤民遂得准豁無影田糧萬二千石有奇諸亡者稍復業而課更以最

國家承平日久武職凌夷至不能給衣食每歲俸銀僅一輿隸廝直耳時建議者欲裁冗食以武官俸爲首申文定公曰武官俸薄國家以汗馬功酬其世祿至尠矣奈何復朘削之言者色沮然疏業已上諸武臣羣訴于朝房文定公曰吾固知之若等幸無慮乃散去部中亦寢不覆文定旣去位而曾尚寶乾亨者承命閱邊復條奏如前武官亦羣訴于山陰相公山陰諭令赴石司馬司馬不許曰此曾公條陳也衆皆忿恨入長安門則遇曾司空如春前導呵之曰曾爺來衆誤以爲條陳者也環訴前事語不遜司空未及荅則攘臂相加衣帶俱毀或奔告司馬于

途司馬大驚墜車衆尋解散而司空慙沮以病乞歸一言謬妄至大傷
國體言不可不慎也

戒殺

前言

往行

陶安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從賊非本
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
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
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生祠祀之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
達以聞得全活克武昌僞平章姜班乞降且曰當死者班也百姓無辜
達下令禁戢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
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令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
而屠之

湯信國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操舟就之曰子勿殺一人吾指子所攻路湯曰諾遂潛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覘昔漁翁乃南臺廟神也

朱友文洪武三年爲天策衛知事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戶郭佑被酒醉臥不知巡城官軍擊卻之圍既解溫執佑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佑而釋之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疋

薛祥字彥祥盧州人高皇帝起義祥從俞平章內附歷官工部尚書嘗爲都轉運使洪武四年辛亥淮陽頑民作亂駙馬都尉黃琛調軍追勦俘馘萬餘人皆有名號其詿誤連坐者率皆良民祥與駙馬會問力排之曰無名號者不許妄指由是獲全首領者甚衆感荷如天寫眞生祠之而民相勸莫爲惡以干犯祥令

馮榮知華亭縣初上海民錢鶴皐作亂大將軍徐達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俊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榮初不屈于鶴皐爲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卽爭于俊曰反者錢鶴皐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民賴以安

梁粲字叔車號松軒泰和人□□□□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嘗轄廣西有洞蠻入柳州界劫掠人民男女官軍追及之所掠男女悉殺之以要功公知之謂其首帥曰今後官軍但得被掠男女一人生者准功一級自是男女得生者莫計其數

王仁字得仁以字行號一敬新見人以薦宣德間爲經歷歷汀州府推官凡十八年正統己巳延平沙縣反賊鄧茂七遣僞都督陳政景率衆圍汀州上官以君歷練有籌略命統民兵協同官軍出戰賊敗潰去咸欲入山以搜賊君曰民被賊逼匿山中今復加之以兵必濫及無辜無以副聖天子好生之心宜招撫以宥其罪鎮守都指揮馬雄遂下令軍中不許妄戮一人違者以軍法從事官軍獲生口老婦三百六十餘人意

圖功賞誣以爲賊黨欲斬首以狥君白雄此皆良民避難者豈可殺哉悉辨遣之還家雄得汀民與賊交通姓名欲按籍行誅君沮以脅從罔治且求得籍焚之賴全活者不可勝計

王端毅撫治鄖陽日襄陽盜起勢甚猖獗公偕平蠻將軍李震調兵征討賊遂平其初獲賊也首帥欲縱兵搜山公固止之因下令曰獲賊當生致軍門遂斬擅殺者

哈密之役馬鈞陽薦許襄毅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至鎮誓遠征不恤浮議冬月與都督劉寧彭淸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擣哈密城芽蘭遁去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愼復哈密城時芽蘭旣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令且得封侯公曰寬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八百人竟得不死

王將軍端信陽人太史祖嫡之大父也荆襄之戰賊遁于阱而下伏三男子從者請馘之充級賞端弗許曰彼寧眞盜耶眞盜非接刃而抗者吾何忍以爲利

招撫

前言

丘濬曰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悞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可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是盜賊蠭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又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糜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獘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擄行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

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楊一清曰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濟仰無賴激而爲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于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血屬之顧無可奈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波及其家良可矜惻愚以爲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寛則堅小人從賊之志

昔竇儼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告資產之半賞之

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俗說告示隨處張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隣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尋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能捕獲同伴賊人及將賊首主謀之人擒送者自結徒侶將賊首及同伴擒獲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賞之所獲賊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幷給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贓等項並不聽信既往脫死之刑適可生之路而又坐得非望之利夫人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此

許讚曰前者虜賊入寇鵰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語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爲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眞以犬羊爲同

類沙漠爲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爲倖功攘利之具旣幸脫殺戮之禍必重懼誅求之苦所有馬匹皆被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寃抑喪亡矣是其附狄則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死以終身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䘏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亡匿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勒措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于殊俗中國之利浮于左袵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來雖逆虜亦不能保

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爲别世之人沒甘爲胡地之鬼者斷無此理也

王守仁曰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肆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民多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

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功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還轉之滞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也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陽明先生在贛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刦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屋廬刦爾財貨掠爾妻子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諸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云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尋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拼

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要殺爾等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
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
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有還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
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夜不能安寢亦無爲爾等尋一生路惟
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
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
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皆
逆惡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
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
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
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爾等亦正
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少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
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農運之于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
樂放心縱意游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仇

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則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襄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爾之財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爲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爲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處無之僕以爲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無時已耶至軍務賊情人所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多司軍務者功以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眞以爲僞僞以爲眞湣湣棼棼莫之能辨士夫稍懷

廉恥者則又以矜己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不能辨其亦可慨也已
馮琦曰今日之事兩言而决耳前殺土人而用土官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勘則勘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無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决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勘則禍重開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持勘之機者也崎嶇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勘不足以退師我亦謂勘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勘完勦之局也惟號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爲效用黨與自爲

離心殺馮惜者卽黄防誅劉稹者卽郭誼若不出勘内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游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爲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緩彼内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立意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爲上浪戰爲下此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彼贊畫亦爲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爲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卽以其人奏代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欵規乎

又與王對滄少司馬書曰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卽已議招損威廢法而墮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忌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議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旣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卽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滅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

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劫城中資以媚虜耳豈肯安然于廷尉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噪譟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計之

于愼行曰叛軍擁兵據城有不得不招者有必不可招者如唐末五代藩臣跋扈法令不行揆時量力取此抑彼以圖目前之安故有不得不招者至于一統承平綱維未弛一有梟獍之徒據城背化于此姑息則大防將潰而亂日成矣此必不可招也

張一桂曰先臣韓雍平大藤峽之亂奏以土官爲知州彊宇安靖迄今

賴之閩廣之版圖其列在郡縣者無論已自此以外得無有重巖疊嶂草木蒙翳之區不可以疆理治衿音鳥語𠍐強頑蠢之人不可以化誨服者乎今當順其故俗擇勇略矯健衆所畏服者授以職銜俾之統制其地內固藩籬外卻攘竊亦柔遠之一策矣故駕馭之術不可以不講也

往行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于彭祖聚衆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上怒帥諸將伐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閱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既滅復攻廬州君弼竄變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城陳州吳元年十二月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可

自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邦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幷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于人旣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母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于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上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

司馬軫字式古山陰人國初以鄉選登乙科爲贛州府訓導歷官國子助教方官贛時寧都縣豪有昆弟相仇者各聚衆至數百人欲交攻相殺官莫敢誰何巡撫者懼其蔓也預圖之謂非君莫可任者君輒曰某固朝廷臣子嘗恨無地自效今承命敢後卽日攜一童躍馬走寧都萬山中入豪第爲明天倫示國法啓其自新之路其言詳悉洞達而懇誠

諄至豪乃悟悔泣拜自因以見巡撫君力勸減豪罪而恕其餘率自新
永樂二十二年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
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上命兵部尚書李慶
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
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
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撫按御
史及浙江福建二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
吳方伯惠爲桂林知府日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進征請于
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晩乃從二十餘
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猺人則騰跣上
下若飛聞桂林府太守至啓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
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感泣留公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
千人衛出境殺羊承境上公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
不反歸報三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三

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撫三司主征蠻吏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猺從山頂覘得公使具明武岡之冤三司大慚武岡盜用不振義寧人德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

周太守清爲御史往巡西粵威州土官董敏王允鏇殺累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命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忍其肝腦塗地乃命人齎榜往允巩思之書囮字于榜尾命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囮者誘命焉之謂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大驚曰非凡御史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

正統己巳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參議楊恭惠公信民坐事居京邸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因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閉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朝廷授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困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嗷嗷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

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歸盡爲
賊所戕臨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
于外遣官招撫之于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
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
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藩臬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奈何公曰吾
以誠待之無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
賊衆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董都督統大
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火星墜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三
日質明都指揮姚麟者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旣出公忽病作扶入臥
榻即呼其子玩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語訖瞑目而
逝

周鑄字□□□□人以布衣敎授里中正統六年浙江按察史屈先生
爲子弟師乃寘先生名承差籍中以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
吏部時沭陽桀襄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

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三都督軍以討之括賊葉宗留逆諸途陳都督敗死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之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致匡贊知無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宗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沮山石磽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托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竄伏草莽伺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懸絕猝然遇之將坐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繇令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者然後進軍勦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族汚蠛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

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憚之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論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晉孫勇而健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間□□□□□□伯孫猶倚仗之先生乃寓書晉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晉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執賊衆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狄難用事者方丈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始授沭陽典史

盧廷佐號保竹江寧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嘗爲福建參議時閩地大飢民據巨室粟以苟延朝夕建寧尤甚久之有己巳遺

孽倡之嘯聚爲盜巡撫滕都憲昭委公撫安賑濟招徠流移殆數萬人惟政和浦城山谿險阻盜賊據之爲巢穴有司莫得其要領巨室乘之詞必剿之以兵公斥曰此飢寒所迫詎宜爾耶乃擇所部善星數者二人命之曰汝爲予遍歷山溪間密廉之有所得必重賞泄機有罰無貸二人承命以往跋涉山溪遇一村嫗誘而問焉嫗不能隱指示諸賊所居二人過其廬賊見術士不之疑託以問卜各吐情實二人假禍福以諭之諸賊色變其得情狀以歸公知爲變非本意也乃與入政和浦城山中直抵賊巢面諭之許以不死俾之立約期以豐年償所攘粟衆散去復陰遣人捕得賊酋余文興等二十餘人械繫郡獄斃之一方以寧

吳方伯愈嘗爲敘州知府長寧筠珙夷獠雜居剽悍易動公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撫臣移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爲然欲致之已而椎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之一楮諭之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爲夷獠信向如此土官安鰲以馬湖叛有詔掩捕而殺

實比褰藩臬重臣咸會于敍公言蠻輕剽無遠謀器甲精利兵亦矯健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而降也議未决而蠻棄城走將糾諸夷爲亂衆相顧不知所爲公徐曰蠻在吾彀中矣問其故曰彼以郡守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一窮虜耳所轄諸酋長皆其深讎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爲因遣襲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孽類不服復擄境上劫郡印爲亂益狂擾公親叩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言諸朝當有處分何以印爲印出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于我何損若恃去恃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爲無用之物自陷罪辟故爲若言若無以印爲也衆卽委印解散自首事至敎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奏報而賞不及公衆爲不平公曰敍與虜接師或不競敍實先禍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

樊淸簡公瑩嘗以左副都御史廵撫湖廣錦田賊與兩廣猺獞爲寇聚衆幾三萬人公請賊如此踵不可盡殺不開其生路將致死于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貰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十八人置

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單車屛從躬訪利病雖嚴囬炎瘴人迹所不到處一一履行奏劾鎭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七百餘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咸惠大行有爲土官奪其牛數頭不還者聞公至走訴之公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公伏罪公慰而遣之

孔公鏞知連山時廣中盜起無不殘破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于疫城中居民不滿數百公至呼父老問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守公曰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攜家屬千百里來投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葅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賊激怒其衆外攻而內應往時城陷正坐此耳公乃大開門有來者無不內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郭外以瘞之流亡聞風來歸日以數百城不能容公

即城東北隅築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處鄧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于畬木嶺鄧辛酉屯于遊魚寨侯大丈屯于信宜界皆劇盜也惟茅峒駐近城十里而盜公長尤黠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公遂不告之僚屬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匹馬出城徑抵賊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悉呼其黨擐甲出迓怪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公長以逆順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下恨公來晚也公長跪奉巵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咸鼓舞約降送公公長既降諸賊聞風納款馮曉久屯化州勾結土民以爲內應久招不服公紿以備他盜整兵夜追遣部下率募敢死士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寶鈔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副使賜璽書褒嘉俾仍守其地後官至工部左侍郎公初宰連山天順中兩廣蠻獞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總鎮

兩廣咸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公之境有盜嘯聚山谷甚猖獗公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三盜感悟刑牲揷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叛矣酋長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之公執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耶公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參范某憲副馮士定僉憲戈元中顧廷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祗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卒從公議盜終公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也公嘗爲田州知府田州峒獠倉猝犯城鏞蒞任纔三日郡兵適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儒生迂談鏞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阻鏞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士兵鏞笑卻之獨乘一馬以二夫控絡而門啓隨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欲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行顧從夫已逸其一旣達賊地一亦

遁去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白骨祼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于凍餒聚此苟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爾爾後無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愕伏地曰誠如公言公誠能馬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言旣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速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圍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帛粟乎賊曰然控馬送出山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可釋之與吾同返賊

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之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賊叛而誘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衆益疑慎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爾賊少卻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劉司徒璣嘗爲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贑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悍善劫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著勸諭文繪善惡圖標揭境內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出率兵抗禦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諭以禍福賊乃羅拜堂下已治具享先生尊食酣飲夜就寢坦腹睡鼾齁賊衆還聽相語曰劉公天人也我輩不復敢爲惡矣居三日乃還郡境內寧謐乃遂與學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成化十九年貴州巡撫謝昺欲用兵于蠻夷上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勅諭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

調大兵以邀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賈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覬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不從遂招撫苗衆知朝廷無勦除意各出聽撫諭兵竟不用而還泉尋致仕

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文升以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不欲用兵止欲遣京朝官往諭之有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京朝官諭之不從策則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乃詔簡藩臬貞毅之臣以往于是參議郭公緒與按察副使曹公王同行旬餘抵金齒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方二程許兩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公還軍至千崖遇郭語其故且戒勿迫郭公曰吾受國恩報正在此如君之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尙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郭公曰蘇君以黑髮而去白髮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公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深不可騎乃披荊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輿來公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滑而公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

僅一舍公即以手書爲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酋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公所持長揚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何久居此公曰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恩乃爲間耶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公因賦詩見志思益旣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公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命及饋土物供應公悉卻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大略先敍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畔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公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懽聲動地因詰盧參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公曹盧得公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公且有殊擢越三年公考六年績遷陞四川參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公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陳策字嘉言號蓉湖吳錫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江西左布政嘗爲福

建左參政時汀漳寇方熾鎮巡舉公往征之道經同安巨寇蘇世浩勢猶猖獗公首降之遂單騎以臨汀漳汀漳氣奪接到之日先降者爭出見公因撫而諭之曰吾欲還爾田宅親戚爾顧欲肉餵鴟鴉乎衆皆稽首曰公推赤心人腹非昔御我詐者比此固我命盡日也敢以死請公即皆遣之汀漳安堵如故省城軍士有因前政給糧踰期而譁如叛狀者逹官里居者三人出而囲之未信曰必得陳參政榜文公虞反側未即給也惟以利啗其黨而渙之渠魁既得餘悉弗問省城無恙

梁公材爲雲南按察使會土官雠殺不寧者六年公蒞任巡按御史某謂公曰土官爲患久而未決諸盜道不能勘須公爲之公慨然諾即日違牌逮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爲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爾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輸服感謝即引見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按復欲監候公曰不可是激變矣姑聽復職其遣官護送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瞰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龔有成嘉定人以舉人爲詔安令在縣數年未嘗一日離城參謁考課以便宜自廢故撫按無薦疏而賢名日遠會贛之龍南三巢賊方張江西福建撫臣會請調爲龍南令有成以賊皆編民雖出流劫未嘗殺官吏掠府庫嘗乞降計可撫而定也乃親歷其巢曉以禍福賊率妻子號哭請命競獻飲食皆受而嘗之寢處巢中幾數十日賊大悅願輸田租編里甲令子弟入學出所擄子女由是終任無爲盜者自令進郡丞前後皆治縣事乃十三年兩以卓異特薦

王公守仁曰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于顛風巨浪之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

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于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于彼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禁彼也

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取盡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時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蜂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于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征騎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值是皆取辦于南寧等諸屬縣百姓連年兵役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爲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于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頭目于蘇受之誅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計今茲復調跕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懟潛逃而歸者相望于道誅之不

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齎賊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廣勝之亂實興于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計莫善于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膏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于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室家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于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

偵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于驚擾劫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于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于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感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跕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于進兵者則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

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跡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于其中而四毀惕于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願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于其國滅其族而有裨于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于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問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等總兵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及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于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决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

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凶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于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特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茲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所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活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以改惡從善捨命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出來投到決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

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哀號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見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所稱論以朝廷恩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無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于是下虜蘇王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論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于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懽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具本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草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詢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乃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

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于見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正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于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于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須當調發爾等于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于是遂委右布政林富督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于二月初八日督領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獲平安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于廟堂之上而草偃于百蠻之長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

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庥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曰華人被擄投歸夷人效順向化者各關守提審實送今主將轉解總督撫鎭衙門收發各營免其差役厚加存恤華人願歸籍者聽有司仍加優恤各將願守提以招降人數爲績殿最每臨敵陣前立降旗二面望風歸投者引至旗下俟收兵安營畢主將審實收養居營關散布信令如華人爲虜作奸細潛入邊境有悔悟自首者仍免罪收養如能虜中相率百名以上來歸者量授官職三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僉事五百名以上來歸者授世襲指揮同知如能計斬小酋首級來獻者授世襲指揮使仍賞田宅銀二千兩如能計斬大酋首級來獻者授伯爵仍賞田宅銀五千兩

魏槩字喬儀號損齋新建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嘗爲福建參政會大盜起古田縱略旁邑遠近騷騷所司上言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既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或謂杉洋爲盜藪欲勒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

爲非人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爲功甚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略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簡徒振武徐遣邑中之者徑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兵集若屬且孥戮矣于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

李司空善正德丙寅爲四川右布政四川番夷久肆摽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撫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讋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爲良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

張敏字時敏□□□□人□□□□進士歷官參政正德庚午川蜀盜起鄢藍廖喻諸賊首倡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君時爲馬湖知府總制洪公鍾聞君雄武有謀略特屬

任之君請以邏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凶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
于通門鎭君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盡赤自
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鎭巡倚以爲重巡撫都御史林公后上其績鄢
旣就擒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君曰洪公謂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宜撫定若一概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然衆莫敢言時君
爲兵備矣乃獨請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俟君曰吾爲活汝來寧畏
死耶因宣布德意曉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
二萬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幷害君君笑曰吾不怖死但恐
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吐舌公之子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
入賊營願與君同死君以宗祧事重趨之出貽書兩司宜急進兵攻賊
毋以予故爲地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子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悟送君出營嗟呼川蜀藍廖之禍烈矣小官末職死賊手者無
論方憲官之遭荼毒亦不啻數人君提兵數萬崎嶇危難至犯賊鋒蹈
必死之地而卒保其身以就丕績雖勇略過人微君忠憤激切有以動

神明而感盜賊亦惡能爾

黃參政暐在雲南日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與夫弟普顯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衆撫鎮屢遣屬僚撫諭竟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閫以往比至境福顯乃皆盛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旣館卽召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撻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矣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來身伏庭下聽命去居數月普等各行千金求變初約且曰已告夫二子者公曰吾卽受死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吾雖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事寢竟弭其亂

黃布政昭道爲雲南左參政時木邦孟密緬甸讎殺已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執以人馬萬餘擁前後羣蠻驚疑竟莫能撫僉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撫之旣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歎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頣緬甸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

人簞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判斷皆讋服
懽聲遠近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管安普道方月餘尋甸報劇賊
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即速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即釋守
還印而遁云

張祐字天祐號可菴弘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歷官署都督同知
嘉靖丙戌田州叛兵既剪復熾附連思恩都御史姚公謨謂必得謀略
如張祐者乃有濟特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每咨訪之多所裨益新
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訪以撫之捕之之宜可菴曰以夷治夷可
不煩兵而下王公納之疏于朝復叛裔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功自効因命可菴
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險計路八寨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賦留鎮其
地綏徠有方未期月民夷安堵

趙承謙字德光常熟人故少宰趙公用賢父也舉進士歷官參議常分
守嶺東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

事起兵備僉事尤君瑛問計于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不必有勝算其小人利賊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財匱人困竊以爲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吾推賊腹而賊寄耳目于吾股掌間故兵符臥寢甲士不暇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之事進下吏尤君慢然與公合兵撫下之得不亂

顧布政夢圭嘗爲廣東參議時陶都御史諧議勦山西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爲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噬吞而土兵厭猺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于廉州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

徐甫宰字允平號鏡湖山陰人舉人歷官僉事嘉靖丙辰爲武平令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公偵知擒戮于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右春梁寧輩者負險以叛者也督府將發兵征之公曰無遽征彼固我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卽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公以便宜且守且

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賊徐東洲梁道輝等賊藪一空居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知之程鄉人相牽走督府願借公督府爲請于朝調公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來程鄉民聞公至則又悉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于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民廬舍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公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公治程鄉一如武平初偶公出相傳已他轉賊首楊六古良傑等遂謀作亂公聞之亟還戮倡亂者謀遂寢無何內召驛聞銓部虛臺左以待公尚不忍以高官棄程鄉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公毋北公遂留不行已而劇賊果蜂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公不尿鏃矢獨開誠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滂縛林朝曦溫鎰斬首級餘黨潰降略盡督府疏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苦箐四塞濱大海江賊島夷相煽亂公下車或撫或剿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鄒堂也公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擣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

潮無海寇之患然公竟以勞瘁致疾嘔血臥床間時聞閩兵逐殘寇入潮獨拊髀太息以不得復入行間爲限疾亟乃乞歸潮民慟哭送之公亦於邑不能語歸月餘竟卒

施雨字潤之號文峯常熟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僉事惠潮有平和賊李鑑擁衆山谷間時縱掠有司莫敢問公特單車過之賊偵至意公懦可威懾迫暮千人出迎然炬列戟勢甚張公談笑入其巢召鑑爲語禍福鑑匍伏悔罪又程鄉因某渠桀也其黨嘯聚謀劫因邑以告公佯整暇密令一武吏往縛因從間道至朴殺之黨悉散去

于公鏊嘗爲御史奉勅督長蘆鹽法兼視河道所至剗弊剔蠹風裁自持時劇城賊陽虎等大掠河間諸郡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州守遁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讙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遡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公諭以無留城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懽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孤餘兇就縛

嘉靖二十九年銅仁苗叛三省震恐當事者乃議設總制于是張公岳開府沅州見督府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某謂以夷攻夷者便以一日費而撫其順者爲腹心以一日費而賞其順者以誅叛不一年而賊可平

劉光濟嘗爲江西右參政分守南贛時大旱民有種藍者二千餘壅水流自溉下流之農亦千餘人羣爭之不勝而傷撫臣論令止不聽遂上章具其狀詔發兵掩捕兵發有日矣公惻然曰民自競水利耳吾不忍其屠僇也乃先期親往喻之其人初猶露刃自衛見公輕行乃來謁公曰大兵至若太山壓卵立縻矣吾欲生汝曹故來撫耳咸搏顙哭請命公盡釋之挾其二渠魁謁臺杖之數十兵得無發是千人者謂劉公吾父也實再生我

趙勳字彝伯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山東僉事初拜瑞金令先是安遠有黃鄉賊阻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賊葉氏世統其衆也曩設軍門奏給千夫長印使之羈束乙巳冬夫長妻曾氏代夫主洞二

子冲幼姪葉經糾衆標掠提督南贛都御史虞公守愚奏征之官軍敗于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于是兵備副使薛公申謂虞公曰事迫矣非趙瑞金不能辦此賊幕府召問方略公曰賊方盛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困且厭其首亂者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城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挾道擁衆視公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伏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獻餘黨悉降公又謝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于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公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公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讙呼道路公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虞公不待奏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公南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讙呼樂業者是役也不費一餉不煩一軍不發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非公籌略豫定得其要領能不戰屈服耶

王公重光字延宣號濼洲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參議

以子之垣貴贈戶部左侍郎嘗參議貴陽故有羿鑾黑白二種數侵苦郡縣公以為諸夷憑囲谿洞翕而出不意難以懸師裹糧禽獮而草薙也計莫若以剿成撫乃設方略令將官扼險塞絕援兵而公自引銳卒薄其巢穴諸夷狼顧臨息度且困則單騎馳之諭以禍福諸夷羅拜請死願受要束不二志論者以公子身降夷比于汾陽見虜事云

蕭公大亨字夏卿號岳峯泰安州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總督宣大軍務兩鎮多公故部曲皆喜公來而虜款亦益恭西虜侵掠洮河間廷論譏起謂虜王實陰助之宜令九邊罷款決戰而責公幷力西討公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剿逆為長策即西虜內訌釁其罪而剿之可耳虜王無他端而幷絕之橫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令軍興耗費無已時非勝算也會上召問閣臣申文定公對如公言而上所遣經略大臣亦與公議合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遁西川空無虜帳而洮河謐如人謂練達鎮定得大體

張欽字敬之號本山□□人嘉靖辛酉江西鄉試以壬戌乙榜授岳州

訓導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初授清遠知縣改程鄉是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殺掠大兵徂征斬獲日至而盜不衰都御史林公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機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公程鄉清遠人爭于督府奏下爭莫能得歎自失公請督府罷兵從吏數輩抵賊壘賊聞公名不敢逼公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死衆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玉饗公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翫又千金爲壽公取珍翫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當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即金可以買牛買田器爲衣食資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如獲賜公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黨伏拜曰願如公命棄刃狼籍呼聲喧谿谷爲留一月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人散遣之餘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日其民曰新民林公得報大喜謂諸司曰興師十萬不如易張令一符久之或有竊發則以計縛之使得民戶不夜閉

杜詩字與言吳縣人己酉應天鄉舉歷官貴州參議初授常德府推官

銅鼓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召所謂華款錢周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爲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秉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爭問莫不爭先款服竟不煩兵

賀令尹朝用嘗爲峩峨縣丞時丁苗白改蠻構亂臨安張兵憲呈允兩臺擬添設督府其地西通沅江接交趾自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而難其人于是委臨安二府金公河西文尹峩峨張尹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事焉甫入境蠻落萬衆彌漫山谷呼譟而來諸委官皆驚走蠻不問獨共扶翼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中引寘高坐獠衆羅布岡崖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揮君示以其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

巢羣酋稽首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廨宇煥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代巡薦語云秉正可比精銅持己宛如良玉從征巡緝謀勇兼資署篆收糧康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感雷雨漂屍逞賊直入深崖剖𢧐羣酋叩首樹自來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還昆明尹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往行

召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七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兵部二十六

用間

前言

葉公盛曰軍中探聽賊中動靜消息及專備急幹使令之人如宋之時西邊所謂急脚急步者今湖湘間謂之健步西邊稱夜不收惟廣中則稱緝事軍固自有得力者但其間儘多虛誑壞事受賄通賊小人顧亦在于用之者何如耳

胡世寧曰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常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擄掠因糧于我也而我則困于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

我則為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擄之人聞之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為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則或為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為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于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戍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攻其左或攻其右我將擣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為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有前行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為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為所獲

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擄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唯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攜貳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倪岳曰守邊之要哨遲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緣邊所用哨遲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擄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哨遲

之功禮勞既殊于衆探伺必異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于彼以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道也

吳時來曰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死力間諜吾中國人也嚮導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是彼以善用間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以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死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必信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奉其爲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棄此網羅故作彼耳目是驅中國間爲虜人間也昔稱燕趙多刺客死士如荊軻聶政之流今安其知

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朶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嚮導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旣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受金帛不受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暗邀其心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爲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爲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喜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旣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

金而後間可得也焉有善用間之人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驛遞遲回展轉勢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愚以爲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情而處備者也

胡松曰今山西郡縣詰得虜所遣諜前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也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泰互譯關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必信無妄錫予諸遣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羊之奉使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乞勅下撫臣厚養死士作充投降設爲歆誘之辭以聳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見則斬其名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見亦必采聽彼諸部強

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爲之備今設欲以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業則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困廩之積苟養得數人馬纔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預爲之圖按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去遠矣又聞夷狄相攻最爲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朶顏諸衛及西海亦不剌部落與迤北諸種故有仇嫌故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黃毛及朶顏諸族亦與結好而亦不剌部落半爲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觀比來舉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復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繒綵東路黃毛三衛以牽其東西路亦不剌遺種與之善地以曳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狼顧是固或一道也臣又聞亦不剌遺種爲吉囊所收黃毛朶顏則與俺答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固可間而離也吾誠得辯黠纖慧之人使之交鬬其中激之怨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黃榜于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毒況之首者與爵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秩使之

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夫互間之用兵家之所爲重雖或不能責其效而必成其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授之機何如耳

王鏊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況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聯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于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導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愚此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于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擒其黨矣

許國曰兵者莫先于用間今使人深入胡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制鋒鏑之所加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虜或薄郊關而諸鎮未聞也穴牆圍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

馮公琦曰孫子曰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必知先其守將左右謁

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素知之昔漢楚相距滎陽陳平縱千金行反間卒破楚宋張亢守麟州謀知元昊無備卽夜部禁兵襲擊琉璃堡破之古之料敵多奇者皆用人爲間使覘敵堅暇然後議戰議守則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已決于胸中矣今無恃虜不我乘我乘虜要用術以間之或以我間虜或以虜間虜以我間虜者我中國人民有習知夷俗譯胡語審其果譎詭奇變而無傾陂反側則不論賞賚任其出入有聲息卽諜聞以虜間虜者若三衛夷類狡獪翻覆雖以我情輸虜而援爲剽偷亦嘗以虜情輸我使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毆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狙詐作使如虜本欲東掠而佯言西擊我則預偵其東向之情蓐食以備之東虜本欲精騎後襲而佯以老弱列前行我則逆探其掩襲之情而設奇按伏以截其後往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弄嬰兒掌股之上而機若轉環迅若雷發可也

往行

商文毅公初入閣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妄有倡議南還者公力阻之虜

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臣撫輯畿甸降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牓賊營購虜酋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牓與書果自相疑遁去

孔鏞字昭文一字公遠吳縣人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巡撫貴州是時淸平衛部一苗阿溪者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歲分畜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有巡官曾某積與賊通公時欲擇可將兵者語諸下曰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旣出公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嚮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剌謀勇

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公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公曰爾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賀溪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歟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之優劣方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卽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犒之瑞曰巡

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刺將乘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咸去佩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浸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公磔于市一境始寧

熊景字開甫□□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官廣西僉事潯桂諸猺人面獸性居空林遇擾動輒號跳叫嘯觝觸跳浪必以死逞靜則踡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竄懋易者猺不疑也猺羣進來詷虛實問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器具若石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空以巨木計曰猺出此降無膚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重獠數十姓盡君以謀勝也

正德庚午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楊公廷和在內閣謂文正公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人或囮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鐇驅

去即有榜誰與傳之公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若爲寘鐇所脅無以慰之得毋爲寘鐇樹黨耶亟請于上行之又擬用仇鉞爲將逆瑾云鉞已從寘鐇矣公曰鉞素稱謀勇不幸在亂城中未必從亂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亦使寘鐇自生嫌疑將內潰矣未幾仇鉞果擒寘鐇自効

正德六年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藍章副都御史洪鍾以總制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執僉事王源洪鍾及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兵及檄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斗壩賊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不出但使其黨鄢本恕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取旗軍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回營廷瑞使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

仍于松樹壚劫虜民家財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邏甚密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許爲己妻女嫁與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受之遂邀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唯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陞秩賞賚有差

正德七年江西巡撫陳金檄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憲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憑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執死子澣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亦死賊勢大猖獗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成勛督兵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寘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勛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俟報至期承

勛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旣見復縱之去令爲內應勛與猛帥五百人夜銜枚登山歷重險上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羣賊方睡執夜者擊三更奇拔柵帥衆入五百人奮力破斫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猝不知所爲求甲仗皆不得斬首三千餘級餘衆奔出壘乘夜逃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十餘人華林賊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胡參政堯元在廣西日土酋岑猛守田州以兵力自雄凌轢他部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都指揮孫震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震耳或謂震輕嘗賊請釋召公曰震固易敵田州土酋得無陰使召耶土目復官兵退召必擁震而入思恩計之晚矣乃條酋罪狀白當道督責諸師難之不從召果以震去如其言中丞盛應期屬公曰諸師違若言敗若深知兵其盡力公辭不獲乙酉三月進兵擒賊將李隆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恩信使執召轅門贖罪當道欲致二人於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多附蓋自召叛至今十有九年公乃深入蘭那地金城諸

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天子可之鏌問計將安出公曰岑施王逹爲猛敗失其職守怨猛深今若許其立功還故職則二人樂用又使人聲言兵十萬取田州猛必專意泗城乃使思恩堅壁以游兵劫其村落令猛左顧以禦思恩南寧武緣各整兵旅待湖兵至夾攻之三面受敵猛無能爲也若餘兵四掠以右江兵出賓州左江兵與南寧武緣合思恩兵從後擊之賊衆將奔突無地歸順者猛之南屏也猛親在焉猛急必遁歸順趨交趾若陰使人結其所親以啗吭之功乃萬全策耳鏌奇之遂屬公鎮南寧湖兵至檄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師八萬分道進令曰擒猛者聽轅門計功行賞賜千金爵一級畀其地黨惡者移兵誅之猛懼謀不知所出裂帛書冤狀抵鏌鏌不聽六月一日公帥兵進攻賊陸綏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曰此難短兵接也選精騎馳射之綏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後授首邦彥逃猛果謀出奔猛婦翁歸順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于猛憾之欲得猛以爲功先是公令沈希儀等察千戶趙

臣雅善璋遣臣抵璋所得與猛相仇狀說璋擒猛自效邦彥守要害璋佯以姻故遣千人助之實爲間邦彥納之及兵擊邦彥璋千人爲內應竟斬邦彥猛奔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至交趾猛從之公策猛已至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遣人持羊酒犒師見公謝曰猛欲走安南璋擊之亡去幸緩五日當縛至轅門乃許之璋乃紿猛曰天兵已退當爲君奏白冤狀遂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猛印所在置酒賀猛持酖酒一杯進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遂飲食以死璋斬其首並佩印遣使至軍門上之所分兵復斬賊將王林等初公聞邦彥授首恐非眞進朧容巢窮驗之冒瘴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

周中丞滿嘗爲廣西按察司副使廣右多峻山而府江尤易藪盜猺獞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賦役之民不及一二山南三峒賊尤雄獷嘗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當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邦楊朔陞公眉富川劉荀勝皆民賊之崛起者也公眉獨內糾兩賊外結三峒動率千

數人互出横刼官庫城獄多所侵剽又倚險爲巢跋扈甚往年制府下令遣閫帥兵憲先後勦之俱不加一矢而還閫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餘年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卽思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膳省役開誠布公日閑其兵而練之閲五月而兵可用適平樂守以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乃遣人賫花幣與守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首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調苟勝嘗奪縣民女新寡有色者專寵之乃繫女父譏其婚賊死罪陰徵連女請歸可密報至期苟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勤兵擒之還其女于父公眉始懼請撫公度公眉不可勦廉得其外甥壻矢眉在楊朔爲其耳目諜有官兵屢走報之公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繫其甥壻勒爲服詞付卷示之曰若能猝致公眉不惟貰若死罪且在大賚壻應願自効贖命遂賞之百金恣其出入令千戶朱臣授以祕計是日東下梧州示遠出以弛其備令壻治具山寺請眉眉善筮以筮凶不往月餘復令壻申請筮又不吉壻恚之曰山寺之遊舅志也今圖大家遨遊不至豈將以反

嗟乎況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道又久下梧何疑爲舅今不往請從此絕
公眉重違其意厚甲重鎧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搗潛伏精兵于徑
以俟日暮酒酣壻佯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公眉倉皇前
走遇伏起梟公眉頭于路殺從賊四百人餘皆靡散而辟易猺獞股慄
不敢近楊朔公見公眉頭撫掌曰二十八年禍魁今除矣
嘉靖二十五年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
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繒綺數十箱舁送海而不及
葉葉疑有異志遂拔砦歸桐鄉得不破
商太僕廷試爲黃州太守日河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
近洶洶謂賊旦夕且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詔陸寇
耳當走山東鼓飢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秖就縛耳必不至調兵何爲
既而賊不至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青州蒙縣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
千餘人久不能捕公曰是可以計取也乃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
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內應

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乃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窠周歸卒以公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擒以失兩臺意復爲分宜相所憾改調雲南

葉夢熊字南兆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萬曆甲戌嘗爲贛州知府郡有巨盜葉楷葉桂者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公謀之督撫江公旣合乃密購楷桂所厚善者令召楷黨復因楷黨之來歸者令召楷所親任推赤示之令入楷窠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竟帥萬餘人反公率兵深入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楷斬其餘黨以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建祠祀公而監司有忌公功者會賴推官以履畝深入賊窠爲餘黨十四人所脅將乘此中公公計盡誅此十四人而賴幸無它尋丁內艱歸苫茨中猶出奇筭楷黨賴某致之軍門闔境晏然疏聞詔賜金幣

詹榮字仁甫號角山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侍郎嘗以主事督餉大同大同帥李瑾者馭士嚴軍中不附屬虜窺塞下瑾令卒浚濠四十里遏虜騎刻日竣工衆譁殺瑾守臣以聞詔遣郤永爲帥劉源清督師討之叛卒懼欲誅首亂自贖源清不許輒攻之終不能下乃相與謀城可灌也公曰雲中重鎮以數十叛卒潴其城非計且鎮人何罪而以爲僇乃與都指揮紀鎮遊擊戴濂鎮撫王寧等歃血盟討賊而私察賊黨馬昇楊璘者才略可用也爲請貸其死畀三千金使自募士昇璘遂計擒亂首黃鎮等九人斬之又捕斬許章等二十九人縛獻王寶等二十八人內外讋服公乃開城門延諸制府大帥直指使者以次導從鼓吹入拊循城中城中人皆歡呼動地曰微詹公我曹皆魚肉矣自變起至事平凡五閱月焚掠無算獨公所部錢穀儲胥秋毫莫敢犯

嘉靖二十六年虜寇隆慶暘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趙卿戍滴水卿聞尚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暘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所候代

督府不知也卿既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綆登高華溝轉雙盤道出暘瀚背夾攻之兵遂敗暘瀚揮刃力戰殺數十人而死諜人監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異之以語兵備魏尚綸尚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語伏勝誓死報國使入虜中爲間果能盡死

愼公蒙字子正歸安人以進士爲漳浦令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嘗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權者懾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下豪胆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偕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縛擊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

沈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爲柳州參將時五都賊勢張甚而熱徭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詷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閨閫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鶡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

于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誘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虛實乘虛掠實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入爲諜則賊又生疑于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誠爲我詗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塞塞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諸軍皆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強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剳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

在或絕遠村聚則度官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知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賣買游嬉城中無禁諸酋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諜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于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窠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洩之以所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猺中消息或諸

猺不肯言則猺婦嫉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且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插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過平地度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隣家與隣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鵰勦所通他巢或刀弩而門矙者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矙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矙者所獲劇賊婦不殺剜兩目兩手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瞰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悵

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宛目者索不已賊出互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
虜者而以其餘給宛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
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宛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
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
請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吏知之文書上府檄下府掾
吏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
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于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
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爲解于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
謀得無洩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
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覃中始知其非
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驚之曰公且勦則又
走之他巢他巢人驚之則走跰血踵以死或委槁崖谷公又每以其風
雨淒凍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賚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
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一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而蒲伏上山巔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為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胆落或易而為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于猺家以耕或索鷄酒于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無噍類焉

召募

前言

楊一清曰宋蘇軾之論弭盜欲令各州縣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

奸隨即錄用若只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秦觀之言曰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下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牙齒之間矣二臣之論皆可行之于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內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筆鞭鐧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利善窺人情能出入賊羣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右保管有妻子者量爲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爲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襲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橫詭祕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觀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遣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報効者皆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眞正賊盗名顆者隨即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于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爲首運謀及獲功

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塡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願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喇唬賭博等項人等願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之功又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卽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爲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張居正曰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萬矣

許國曰胡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率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

自衛列卒而守番休而更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胡譬猶驅羊而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虜卒數十萬合為一屯我以數千之衆晝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即有倉猝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飯食畋獵與匈奴同猝然有急懸金召募即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于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

胡經曰募兵之道六一曰貴別二曰貴精三曰貴速四曰貴靖五曰貴聯六曰貴厚因能任器謀勇並收大者居上小者居下之謂別選壯招勇可詐可貪可俠可盜毋使懦弱之濫與勢豪之依附之謂精春氣漸青虜將復至矣即今定計亦已遲矣遲而復緩猶拱手徐行而救人焚溺之中是以兼程督率朝募夕發以赴軍門之會之謂速邊鄙之民樂戰而輕死飢餒之民重食而輕命故因地呼號者不崇朝而雲集因飢收納者不煩命而自來使今之將兵者猶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地方不擾而行伍充民齊盜安而強壯用是之謂靖遊食之民性同飛鳥見利則趨利獲則走勢之所必有者于是編行伍名分數彰連坐

之法定犬牙之制如古千夫長之謂聯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親戚墳墓之繫誰則無之今一旦驅之戰冒鋒鏑節霜露使非恤其身家多其犒賞其肯爲國家出死力耶是之謂厚

樊公深曰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日習乎兵革之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慮一旦事已而欲驅之于田畝之中豈能盡安于田畝哉不能盡安于田畝而日趨于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故用義勇者莫若振作乎原額之兵原額之兵民兵之謂也其在府者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也足今舍是人而不用而獨慕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眞不可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者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或趨于職分而無懈怯無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也又況財既費

于義勇則食必乏于原兵未免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糧之用亦可足食而足兵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外之圖也若天下不至于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必不忽于此矣

往行

練公綱爲御史時京兵以有警多離次朝旨募四方民壯聚之勇敢營久而多逋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實赤籍法官將遂著爲例公言初募時喻以大義復許事定還寧今淹留旣久恩涯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逃避耳其何罪且上于大辟尙原之爲軍朔至使赴義無辜之民與爲伍耶失刑甚矣設更募其誰則從又今日多事有司徵逼已峻恐生他變

上悟卽遣歸

討逆

前言

仁宗賓天夏忠靖公受顧命時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

漢庶人之憂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事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駕還京駕將至羣臣出迎太后密命公留佐襄王監國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輔臣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惡公等得君贊治不利于己也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勸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鑑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捲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詈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闢者三人掖公朝參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景泰元年于公謙疏曰臣等竊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

生釁侵掠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
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雪君
父之恥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仇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
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與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
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
兵馬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如范廣楊俊等候旨定奪
前去蓋京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
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
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
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
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搠軍馬以爲聲援豫備策應其餘軍前合
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才並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
兵戎苟于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
其于天下後世之淸議亦有所不容者

□□□曰洮河失事後議稱貢市失策宜絕款決戰適遣使閱邊皆以刻削相尙而寧夏黨中丞尤苛斂嗇施失士心鎮兵劉東陽許朝遂乘衆怒殺中丞據城以叛此時督臣宜遣總帥提重兵疾馳壓城而陣必有梟叛賊之首以應王師者乃督府巽懦高坐固原不出兵而日騰章告變令賊得乘城自保勾虜入犯靈州幾不守計無所出則請朝廷遣官招安幸宸斷不許督臣被逮遂決計討賊罪人斯得重鎮以安非主上威武神靈邊事幾于決裂矣士大夫平時舒緩養名高自標置臨事常倉皇失措重損國威漢人有言聖王不以名譽加于功賞之上至哉言也

李東陽曰胡虜本無遠圖在于得利其所以能使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利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其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蓄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衆人有遺力亦此之由況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彊利固在我愚按晁錯有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卒伍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劉孔當曰夫名其爲賊敵可以破此漢帝之所以蹙額也頃者變起倉猝將士徒以朘削爲名朝廷卽未知罪人所在故且婉約其詞以慰藉之夫事發于軍則從討者不無傷類之悲而戴惡者莫解市賈之濟今旣知爲哱賊父子所嗾則是以夷殘夏也夫竊蒙我卵翼之惠而飽肆其擊噬之慘乃至于殺我撫臣僇我鎮道辱我宗室虔劉我人民斯不亦中國涉肝茹血之仇乎哉以此正告三軍三軍之士必有嗔目發奮銳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中國雪詬恥者故以正賊名而忠義可激策一前諸軍之譁然從難者豈眞人懷怨心大抵吠聲從竽而其中固有欲弗從而迫于無可奈何者亦有旣從而中悔非是者亦有朝夕在叛而其心猶時隱然不安者今天兵臨城欲剪此朝食而不開脅從之途則宜有人懷必死之心以致疾于我者矣似宜特遣信使持方天之詔登諸樓車而諭以天吏之不盡誅也其有能斬賊以自首夜縋以

情輸倒戈以迎虜俱如賞格不則按部勿動以俟王師俱赦勿問大兵自賊首外秋毫亡有所犯夫民得自安于不必誅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更生必多牟利以深下我而賊益窮于所攫故以開脅從而內潰可期策二昔之遣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豈不慮其專制誠謂兵家勝負捷于呼吸故或有予之而將取或有欲擊而佯敗或有外羸而中堅其機何可預設若必待一一奏報乃行大事去矣且夫人之耳目手足使之寬然而有餘適乃得一心營戰以盡事變一以文網持之則欲進而禁于鉤飾欲退而束于錯綴彼方前後不自必何變之能慮頃陛下責成撫臣得便宜從事而當事者不勝甲可乙否陛下不能無動誠恐撫臣之不能自必先自圖而後圖國也故以責重將權而後效可責策三夫兵死地也出其父母懷袵之中生未嘗見寇一旦聞戰頓能斷死于前者爲重賞使也是故施其所樂自下而上施其所畏自上而下賞罰之道如此其明也今之勝戰程功其爵之嘉之督撫而已總參而已褊裨而下亦罕聞見其它徒步之士即或親斬虜首身經血

戰需賞不過數金名不一聞上夫厚憑其死力以創敵而薄予其酬賚以旌功宜下之扼腕而不能平也既自今其尙中令幕府即厮輿賛卒微功足錄必籍其名以上天子時差次其功旌異之至得破格取通侯之印夫下得以微功錄則前死不還踵矣而又以芬華耀其儕伍亦前死不還踵矣且非獨能使死敵也而又可使之死法何則彼蓋曰上實以醲賞誘我而我自負也故以覈功賞而士心可激策四夫世故不乏跅弛士也當其無變裘馬休休耗弊于博飲閭耳其桀者至發憤于椎理剽刦終不能槁項黃馘以死一旦有事莫不翹然有自效其奇之意當事者不勝蒐而羅之使之效于一割而預以無用斥之彼若逃死于外以害我國豈有瘳哉且夫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伏下者將埋首矣試將而限以資品弓馬一夫之技則學萬人敵者將遠跡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致者以其主華薄之則屠釣販繒之傑皆裹足而不入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易其舊凡言邊事欲自效者詔令當事試問可用與其所宜居破例優之以責後效要以疎網闊目以羅天下之奇不

務繩削而毛舉之如此而人不自效以當上指非夫也而又有以塞逆賊招徠之塗故以蒐逸材而羣策可舉策五今天下動稱無兵夫所謂無兵者非籍與人亡也技藝弗精而見敵靡也夫兵亦安能盡得天下之精悍者而用之惟得精悍者以爲之倡則有以動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先鋒銳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今九邊之兵其最勁者稱榆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而民貧其兵多四出爲人傭保然慮亡不敢死而爭先者虜至相戒不敢近今誠捐數萬金募榆林死士數千部分各將而訓練之推以爲鋒竊料榆林以瘠民而應厚募計必甘之以新募而樂見其技計必又甘之如此不惟兵精足用而先聲亦足以奪敵以與夫驅羊豕而入屠門殆相萬矣故以廣召募而兵勢可張策六夫兵之攻守皆以財用爲強弱世未有糧餉不給而能使士枵腹以攫敵者頃調發鎮兵不下數萬甫一西渡輒稱乏糧假設不卽發兵露堅城之下動踰數月于何而給之愚料關西之地物不加多而其它遠郡灌輸未易卒致山澤酒鹽之利往時旣已盡榷遽欲括鏹罰官摭飾目前而下

未必應是數十萬之衆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胡得不困困而不起爲亂直俟時耳內者吾甲兵頓士民困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賊虜皆比意甚固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愚以爲祖宗帑藏之積要以備國家旦夕之急今誠竭帑數十萬以奉戰士民不疲病而軍餉足且以明尺寸之利天子無所愛焉夫盜息而民安四海皆吾帑藏何患無富若其擾擾即散倉洛口祇敵資耳安得有富此亦已事之可鑑者也故以發內儲而軍輿可足策七語曰器械不精與亡器同然所謂精者必出于我之所獨長而敵所不及備今中國所恃以勝虜者火器而已而賊方與虜併且得以中國之技自相弊而技窮先臣曾銑志復河套常製有火器今固原諸鎮多有之其器視攻守所宜而異用而又準之遠近酌其俛仰曲盡其妙河套議罷而其法遂不用然當時一二殘卒尚有能道其事而得其用之之術今誠購問遺器而精其法付之驍士另爲一隊攻則出其不意戰則擾其中堅倚亦克敵之助乎故以精火器而軍勢可壯策八今之蒿目而憂西事者曰吾獨無如虜何耳寧

憂賊哉此非知變之言也夫虜闖賊斯須利而來然卒不能絕意于市賞其非有闖志明甚其虜誠欲併力合謀以攻我必不誇矜以見所長故當此遲迴之時正兵法所謂伐交者而議者必曰虜謀已素具我成師而輕赴之未可以得志誠令今日能不血刃而罪人可得則不出兵可也茍非然者乃釋必勝之謀從老匱之勢久終不見利空內自疲病非所以赴機宜也故以掩虜師而賊交可孤策九此九策者或補葺于目前或要效于永久或決勝于行伍之間或定算于帷幄之內此皆兵家之嘗談非有奇謀祕畫足駭衆聽者然惟常而後可以策變是在設誠而行之以責實效而已

往行

夏原吉當國日漢王高煦反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于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國中外皆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于上上

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决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卽躬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爲先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羣下潰散遂械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十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遂夷大難四海永清榮原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賜自盡

成化四年七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率京營延綏寧夏等騎兵一萬三千討石城叛寇滿四等先是滿四等以虜裔散處固原邊地家富饒爲參將劉清指揮馮傑迫賄不能應遣滿四姪指揮璹捕之四等遂擁璹入石城以叛衆漸集五千餘人清傑攻之不利陝西鎭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討之復大敗事聞詔會寧夏延綏兵討之陝寧兵先進戰復大敗賊附者益衆

至是始遣忠等尋益邊兵合五萬人忠初至敗其衆斬首數百而伏羌
伯毛銳中流矢死我師遂挫乃議築臺爲長圍五年二月滿璹降四之
腹心楊虎力亦降忠使虎力誘四出戰擒之又三日城潰斬首數千
級擒千人以二百獻俘餘悉斬之夷石城險其餘黨走慧箒山者至明
年亦就擒忠等陞賞有差
正德初有逆豎盜弄朝權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騷動逆豎伏
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弟七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
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
燒奸淫肆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
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
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行乃命兼都督御史節制諸軍
且調沿邊梟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六七彥
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
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邵遊擊永與戰克之又

進戰破賊于阜城于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敢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于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且不見兵戰一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羣不逞且蜂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于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于曹之裴子岩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于陽陰又大敗之永又追賊敗之于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于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逆進輒斃之賊乃逡巡退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軍追之遇于嵩淺坡殺其衆殆盡六七彥明獨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京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

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鎮俞都憲諫時副總源
各分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
諸將襲之賊弃據山顛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
戰山南咸載盾踞行奪其險賊墜岩下死者無算七乘小舟將遁溺海
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兵扼之河上虎渡河官兵
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蕩平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
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于市劫脅者悉
縱歸之詔建江海祠于狼山正德六年二月起復左都督御史陳金總
制江西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等處軍務鎮巡等悉聽節制聽以便宜
行事五月東鄉等處賊平破柵二百六十五俘七百五十餘人斬首萬
一千六百七十三級八月桃源賊平斬首五千餘級又破華平賊斬首
二千餘級金等陞賞有差八年以餘賊猶熾命右副都御史俞諫為提
督代金權任亦如之右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十一月大盜王重七等就
擒金諫後先雖平賊有功而所縱狼兵殺掠人子女劫剝財物金帛尤

甚故人爲之謠曰王賊尚可官兵殺我

正德六年三月命太保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精騎二千及河南山東北直隸兵討流賊劉七劉六齊彥明等八月命兵部左侍郎陸完爲提督統宣府延綏兵合討之其月以中錫偉無功下獄完專督師太子太傅伏羌伯毛銳爲總兵官歸太監谷大用監督陸誾監神鎗數戰有功賊衆楊虎趙鐩入河南者尤熾伏羌伯敗績七年三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咸寧伯仇鉞爲總兵官陸誾爲監督率邊兵討之閏五月河南賊平劉七等入湖廣詔都御史澤伯越與完相去督軍撫鎮而下悉聽節制八月完平劉七等于狼山前後斬獲數萬人鉞進封侯大用誾皆封一品伯爵完等陞賞有差

正德辛未春北畿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時楊公廷和在內閣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僨事參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村中窘甚將自經于民

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公言于朝下中錫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既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河之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公意用邊軍勦之衆議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公曰內地腹心邊圉四肢役四肢以驅腹心之疾何不可公行其言而以彭公澤爲總制兩總制破賊刻日可平豹房義子多與諸賊交通有通事玉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公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流賊鄢本恕廖麻子復作亂彭公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公曰召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早也彭問其故公曰往時福建鄧茂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早耳彭至踰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石齋眞聖人也

安南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子黎滄更姓名胡奃戕賊國主潛移陳氏宗祧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

怙終不改擠過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英國公張輔奉制書乃督舟師追逼膠水都督柳升驚報賊復入黄江船悉來悶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于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膠水陳師交州備禦黄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蠆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殘夷敗衂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吏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下雨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犛黄中所領指揮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十人于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于盎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滄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貎幷姪黎源㬋等

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繫等賊之爪距亦旣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
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
僅能覊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于故習今父子兄弟皆俘縛于
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于麾下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
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
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三十牛三萬五千二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
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獻俘闕下
宸濠襲封寧王恣肆妄爲意生不軌嘗請術士李自然等推命相面妄
稱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看得本省城內東南有天子氣穴
就蓋陽春書院僭號離宮時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青嵐先朝禁革龍
口舊穴葬母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姦謀誣陷宗室打死軍民不計其
數每年暗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倍徵訪知先任江西按察
使鄭岳要行劾奏就暗令與伊有讎副使季夢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
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贓私奏陷鄭岳爲民宸濠得遂奸計爲惡日甚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聞知揑情具本令涂欽等赴京將胡世寧誣害就賫帶銀兩饋送錢寧三千兩張雄一千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接受扶同將胡世寧蒙蔽具奏誣陷遼東充軍以後宸濠愈加恣欲故行羅織撫按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呑氣隱忍不敢非議又密令劉吉等招引慣熟武藝強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楊清合夥不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謀要舉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素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蕭宗瀛前去招請到府宸濠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贊稱宸濠有撥亂之才嘗受賞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張嵩校尉火信林華等各思宸濠舉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爲聚財招納奸人投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攤放官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充軍多收銀兩重料夫價軍民遭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一月內有瑞昌王拱拼將置買田地投獻宸濠加租被佃戶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辜增守正

不阿宸濠寘怪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喬等統衆前去將辜增魏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濠見朝廷未立東宮圖謀大位密差萬銳等饋錢寧銀三萬兩臧賢一萬兩謀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爲名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受賂許允令林華回報詐稱欽賜玉帶金廂寶石鬧裝帶各一條綵緞十對傳令本府官員穿紅四十餘日百端不法不得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內官陳宣劉良脫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將周儀幷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齎本赴京申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拴同閻順等俱發南京孝陵衛充軍宸濠復與李士實幷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徒當令王春淙欽等招蓄已故賊首凌十一閔念四萬賢一等幷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遊食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幷未獲原招把勢樂盛等不計其數藏緻于家山等處分彩內外刼掠新建等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幷各處庫藏及各客商船隻財貨送府平分齎幣厚結廣

西土官軍狼兵并南贛汀漳峒蠻欲圖爲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
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添欽
令伊家人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召募慣熟武藝好漢欒鳳張
貫每人各受顧銀三錢同到儀眞地方各訪知係是召募助逆隨即懼
罪逃散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說卽今起兵恐四方人心未
服必須厚結朝廷頻頻進貢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
及差人打探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跟以十一二日報知一遇有警
便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蒙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監盧明行至地名吳
城置酒相待回還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刦去行文撫按挨拿
吳十三等懼怕投托閔念四將原刦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等與
閔念四等同行打刦先加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
學王都御史因薦伊今故門生湖廣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往見意欲用
善開導比因議論冀元亨隨亦回還訖有都御史孫燧亦因宸濠日甚
逆謀漸露屢行具本劾奏俱被設計邀截有畢眞改調鎭守浙江宸濠

豪令預備人馬前來助逆嘗將銀三千兩金壺一把盤盞四副幷器皿
茶芽等物送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參隨張送等徐紀等回府傳
報聖駕將巡山東泰安等處宸濠陰遣秦榮等于大院內張設勾欄搬
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
游俠光棍誘引四方人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駕臨因而伏兵圖
謀篡逆畢眞前到浙江假以操演官軍為名就各重賞銀兩暗邀人心
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每司待時定兵助逆宸濠惡逆彰
著[illegible]
聞史[illegible]去省[illegible]查[illegible]護衛[illegible]錢[illegible]令[illegible]去[illegible]說[illegible]情宸濠
自知反謀敗露即召吉與在官承奉等官各進府商議宸濠說稱如今
差官勘我府中事情革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
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脅令各官順從起兵彼若
不從即行斬首警衆大事就定將李士實偽授國師吉等俱偽授太監
又說事定李士實為左丞相加封國公王春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職

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駙馬至十三日鎮守撫按公差幷三司等官進府賀壽筵宴各散十四日早宸濠密令凌十一楊清閔念四人王信張浩等俱暗藏兇器旁立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濠即出殿前臺上說太后娘娘有密旨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回說既有密旨請旨看又問副史許逵如何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詬殺這不知大義官以定民志當將孫都御史許副史押出在于惠民門內殺害仍將各首懸掛城上以挾衆心布政司參議黃宏鄉官郎中涂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涂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喻本去布政司盧鏞去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玉去南昌府典儀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府內募兵賞人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稱今舉大事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爵祿各官重加陞賞各隨同稱呼萬歲宸濠又令涂欽等將都布按三司

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瓛宋以方取入儀衛
司監禁隨令黃瑞修黃船六隻及虜官民船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
徑往南京慮恐操江船來令吉與陳賢王春等預雇各處漁戶泼子手
一千餘人要得臨時鑿穿操船有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說
萬歲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各賞銀一百
兩就令凌十一統領凌十九等各賊兵二千餘人號五千楊清統領原
招各處善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就將擄得官民船三百餘隻裝載
號稱先鋒與同涂欽萬銳孫隆熊僚帶領于全前去攻打九江南康又
差熊緩陳賢葛江率領何堂前去吳城地方截擄糧船差金大用前去
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幹將過省城宸
濠聞知即差喻才領兵二百餘人裝作機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邀截王
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變即行回還奔至吉安府往劄隨將宸濠
反逆事情具奏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屬并隣省各府縣
共起義兵前來征勦十六日劉養正引帶門生王儲到省宸濠親出南

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陞左丞相加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
陞賞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淦縣生員劉子逵戴雲涂欽等督率
衆兵將南康九江二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熊僚孫隆及于全督兵占
據涂欽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安慶又差陳賢等
在湖口等處擄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擄得船六百餘隻回省編甲完
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任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
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就行撰造僞檄及安民僞榜專一指斥乘輿
放免稅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
已卯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各行天下諸司諭降又脅差參政季
斆賚往王都御史幷廣東等處行至吉安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
該地方盤拿押送王都御史將原押校尉殺訖檄榜公文燒燬季斆等
各收候監禁二十三等日宸濠遣郡王拱樤祭旗纛關王廟教塲三處
又僞勑吉提督軍務及參政王綸加參贊軍務往教塲閱兵宸濠僭祭
天地祖宗及遣郡王拱樤等祭告山川城隍等神幷西山青嵐等六處

墳塋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軍校編爲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派令都指揮千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雲盧永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府門殿倉庫城牆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梁辰胡濂劉斐許效廉楊璋賀銳唐錦師夔藩鵬賴鳳各一百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尹鵾知縣張樹照磨雷燮各十兩馬驥許馬吉并王紀各一百三十兩又分送宗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又各重賞不同將萬銳取回僞勑鎮守江西宜春輔國三將覲鈽八位俱守城牆宸㵼俱守王門林福英淸等看守靑嵐等處墳塋七月初一日宸濠帶領宮眷人等及與前撥管哨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濠祭江又令吉與王綸披戴盔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于地名黃石磯宸濠因見凃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眞聞見宸濠起事四散差人揑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爲名俱收各城門鑰匙約令三司府衛等官于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

鎮待禮要得乘機殺害起兵助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幷各官知覺隨即
點集官軍嚴加防備畢眞懼怕不曾起手十四日羅朝紀宋欽胡通鎮
俱各逃散十五日萬銳差人報說王都御史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
巢穴又見安慶久攻不克心懷憂疑與李士實等謀退江西省城令衆
開船回行間有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逃走比知府鄭瓛宋以方亦
各乘機脫走王都御史督令各哨官兵于二十日四更時分前至省城
攻圍彼拱樤萬銳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
惡黨人衆宸濠府宮眷亦畏懼自縊數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
撫定良善及拿獲拱樤覲鐮陸程萬銳等幷宮人劉氏等及宸濠等子
三哥四哥各發布政司等處拘禁其先被拘留布政司等官胡濂等亦
各于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銳各即逃散吳欽
當于王都御史處投首宸濠與吉等回至王家渡因聞省城已破就彼
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濠幷吉與李士
實等各先後擒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幷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

讀者不計其數蒙江西等處撫按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欽差太監總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倬等緝獲楊威馮春各將被脅等項情由于王都御史處首告欽依着三法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禎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會問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熊綬共四十八名俱係與宸濠共謀交逆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應該依律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一等丁綱何鏜王副毛璘等俱係臨時順從反逆處以極刑于法亦當但與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正其身免其緣坐家口籍沒財產分爲第二等徐芳傅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舊供職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通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爲第三等除畢眞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余欽等一百四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凌遲處死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議擬于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辦理議得劉吉等所犯劉吉涂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情者不分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焜等三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情

故從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六十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卞效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上以下律給附功臣之家爲奴蘇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朱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審俱無力照例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衝要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日各着役寧家隨住

寧王虐焰張熾王公守仁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刦于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公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會約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照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于是豪傑響應人

始忠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公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
疑兵于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
省城以禦公至七月初二日探知公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
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公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
而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
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
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使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
王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援省城公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
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議大會各軍莫不切齒痛心踴躍
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滚水灰瓶
火礮機械無不畢具公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警懼
至是復聞我師四面聚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絙而
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
銳等千有餘人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公當令各官

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復于本月二十二日據
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于十六日攻圍安慶
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門官報贛州王都堂
已引兵至豐城軍民震駭乞急分兵歸救寧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
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
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進兵二萬歸援江西
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先是公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
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
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得自守
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
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兵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震懼因
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
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公所料
公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宦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

多以寧王兵威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
者彼憑其積怒悉衆并力而萃于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
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公以寧王兵力雖雄軍鋒雖銳然其
所過徒恃焚掠屠殺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
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
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
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
亦至于是遣伍文定等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
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遣陳槐等各領兵百餘張疑
設伏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公乃大賑城中軍民
宗室郡王將軍爲內應生變親慰喻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
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
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
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公乃分督客兵乘夜趨進使

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逍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受傷者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南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成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死水者不計其數賊復

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兵遂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橫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堂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司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司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橫亘若洲焉于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于樵舍大破之又破之于吳城擒斬俘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于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公

既擒寧王闔城內外居民聚觀者以萬數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于水火之中也按寧王烝淫奸暴凶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門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論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名實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知謀忠憤不定其氣餒使然也公當玆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

卒起事于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朝廷之威靈而廟堂謀議諸臣消禍于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于未動而潛爲之制改公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動公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公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習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于無形之中藏不測于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

葉夢熊字男兆別號龍塘歸善人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萬曆辛卯晉巡撫甘肅歲壬辰寧夏哱拜哱承恩劉東陽等皆戍卒自家特丁強衆又虜方黠悍而邊備素單弱遂决計勾虜叛逆戕撫臣脅撫宗室虐焰張甚公洒泣上疏願捐身討賊得旨趨寧夏入靈州虜數萬騎突至公命驍將麻貴等出其不意破之虜復以叛賊石得城北門

公率兵搏戰城下士殊死入其陣虜大挫遁賊失援喪胆猶然堅壁以拒我師朝廷憤師久無功下封侯之賞賜上方劍俾當事者得專決尋逮總督魏公而以公代公召將士激勸之示之劍士人人競奮晝夜蟻□城決水灌城公親冒矢石督戰用神礮燔其樓櫓擊破卜着二虜首援賊者意氣喪沮公益耀舟師震賊而間貽蠟書以攜其黨俾爲內應某日遂以神礮克南關百道攻擊承恩等懼不知所爲斬劉東陽許朝王文秀亟首行成不聽益進兵攻之礮速發如震呼聲動天地哱拜自焚馘之俘承恩承寵傳首九邊捷上朝野大慶

川貴土司首安氏次楊氏皆以兵力強盛蓄積富厚相雄長諸土司皆憚之安氏在嘉隆間小有反側朝廷下詔切責第令服罪削職取羈縻而已惟楊氏世稱恭順而應龍稍桀黠自其祖父時頗招納內地游俠及犯罪逋竄者爲之腹心爪牙凡七家皆有室廬田產長子孫成大姓應龍心惡之既襲職皆擯不用更虐使之或加誅戮七姓忿怨率逃入五司中五司故隸播州而諸長官怨應龍特甚七姓者復從中慫恿乃

數奏應龍罪惡部覆行兩臺會勘兩臺所委府佐及兩首司領皆以土官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然兩省有徵調朝奉檄而夕發兵無敢後時未有不臣之迹也時貴州撫臣喜事者入五司膚愬欲用兵偕按臣以疏請申文定公當國力止之謂應龍雖殘虐但行于所部未有逆跡于朝廷祖宗朝羈縻不以漢法治也部中遂寢其奏久之蜀撫以他事檄召應龍下之獄獄吏卒備加窘辱取索不訾應龍大恚恨會東征事起石司馬請釋應龍令帥所部兵立功自贖既而罷之撫臣復召應龍就獄辭不至乃遣兵深入逮捕應龍據險拒敵殺傷官兵甚衆尋攻破綦江勢甚猖獗詔發三省兵及調旁近土司討之復添設撫臣開府辰沅加蜀撫總督軍務踰年遂平播州設遵義府然三省財力耗費以巨億計楚蜀之間繹騷甚矣向使委官不索賂應龍不繫獄調則必赴召則必來何至稱兵叛逆悍然不顧乎挑釁啓禍必有任其責者故好

事喜功窮兵殫財非國家之利已事可永鑒也